



近思錄

下

□ 13
3436
2



13
3436
2

近思錄卷之七

出處凡三十九條

伊川先生曰賢者在下豈可自進以求於

君苟自求之必無能信用之理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為尊大蓋其尊德樂道之心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易傳下同

○君子之需時也安靜自守志雖有須而恬然若將終身焉乃能用常也雖不進而

志動者不能安其常也

○比吉原筮元永貞無咎傳曰人相親比必有其道苟非其道則有悔咎故必推原占決其可比者而比之所比得元永貞則無咎元謂有君長之道永謂可以常久貞謂得正道上之比下必有此三者下之從上必求此三者則無咎也

○履之初九曰素履往無咎傳曰夫人不能自安於貧賤之素則其進也乃貪躁而動求去乎貧賤耳非欲有爲也既得其進驕溢必矣故往則有咎賢者則安履其素其處也樂其進也將有爲也故得其進則有爲而無不善若欲貴之心與行道之心交戰于中豈能安履其素乎

○大人於否之時守其正節不雜亂於小人之羣類身雖否而道之亨也故曰大人否亨不以道而身亨乃道否也

○人之所隨得正則遠邪從非則失是無

兩從之理隨之六二苟係初則失五矣故
象曰弗兼與也所以戒人從正當專一也
○君子所貴世俗所羞世俗所貴君子所
賤故曰貴其耻舍車而徒
○蠱之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
不事王侯志可則也傳曰士之自高尚亦
非一道有懷抱道德不偶於時而高潔自
守者有知止足之道退而自保者有量能
度分安於不求知者有清介自守不屑天
下之事獨潔其身者所處雖有得失小大
之殊皆自高尚其事者也象所謂志可則
者進退合道者也

○遜者陰之始長君子知微故當深戒而
聖人之意未便遽已也故有與時行小利
貞之教聖賢之於天下雖知道之將廢豈
肯坐視其亂而不救必區區致力於未極
之間強此之衰艱彼之進圖其暫安苟得
爲之孔孟之所屑爲也王允謝安之於漢

晉是也

○明夷初九事未顯而處甚艱非見幾之明不能也如是則世俗孰不疑怪然君子不以世俗之見怪而遲疑其行也若俟衆人盡識則傷已及而不能去矣

○晉之初六在下而始進豈遽能深見信於上苟上未見信則當安中自守雍容寬裕無急於求上之信也苟欲信之心切非汲汲以失其守則悻悻以傷於義矣故曰

晉如推如貞吉罔孚裕無咎然聖人又恐後之人不達寬裕之義居位者廢職失守以爲裕故特云初六裕則無咎者始進未受命當職任故也若有官守不信於上而失其職一日不可居也然事非一槩久速唯時亦容有爲之兆者

○不正而合未有久而不離者也合以正道自無終睽之理故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固守

○君子當困窮之時既盡其防慮之道而不得免則命也當推致其命以遂其志知命之當然也則窮塞禍患不以動其心行吾義而已苟不知命則恐懼於險難隕穫於窮厄所守亡矣安能遂其爲善之志乎○寒士之妻弱國之臣各安其正而已苟擇勢而從則惡之大者不容於世矣○井之九三渫治而不見食乃大有才智而不見用以不得行爲憂惻也蓋剛而不中故切於施爲異乎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者矣

○革之六二中正則無偏蔽文明則盡事理應上則得權勢體順則無違悖時可矣位得矣才足矣處革之至善者也必待上下之信故曰日乃革之也如二之才德當進行其道則吉而無咎也不進則失可爲之時爲有咎也

○鼎之有實乃人之有才業也當慎所趨

向不慎所往則亦陷於非義故曰鼎有實
慎所之也

○士之處高位則有拯而無隨在下位則
有當拯有當隨有拯之不得而後隨

○君子思不出其位位者所處之分也萬
事各有其所得其所則止而安若當行而
止當速而久或過或不及皆出其位也况
踰分非據乎

○人之止難於久終故節或移於晚守或
失於終事或廢於久人之所同患也艮之
上九敦厚於終止道之至善也故曰敦艮
吉

○中孚之初九曰虞吉象曰志未變也傳
曰當信之始志未有所從而虞度所信則
得其正是以吉也志有所從則是變動虞
之不得其正矣

○賢者惟知義而已命在其中中人以下
乃以命處義如言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

求無益於得知命之不可求故自處以不
求若賢者則求之以道得之以義不必言
命遺書
下同

○人之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謀之
後却須泰然處之有人遇一事則心心念
念不肯捨畢竟何益若不會處置了放下
便是無義無命也

○門人有居太學而欲歸應鄉舉者問其
故曰蔡人黜習戴記決利之利也先生曰
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夫子
貢之高識曷嘗規規於貨利哉特於豐約
之間不能無留情耳且貧富有命彼乃留
情於其間多見其不信道也故聖人謂之
不受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
語也

○人苟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志則不肯
一日安於所不安也何止一日須臾不能
如曾子易簣須臾如此乃安人不能若此

者只爲不見實理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
得非凡實理得之於心自別若耳開口道
者心實不見若見得必不肯安於所不安
人之一身儘有所不肯爲及至他事又不
然若士者雖殺之使爲穿窬必不爲其他
事未必然至如執卷者莫不知說禮義又
如王公大人皆能言軒冕外物及其臨利
害則不知就義理却就富貴如此者只是
說得不實見及其蹈水火則人皆避之是
實見得須是有見不善如探湯之心則自
然別肯曾經傷於虎者他人語虎則雖三
尺童子皆知虎之可畏終不似曾經傷者
神色懾懼至誠畏之是實見得也得之於
心是謂有德不待勉強然學者則須勉強
古人有損軀隕命者若不實見得則烏能
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
死也故有殺身成仁只是成就一箇是而
已

○孟子辨舜跖之分只在義利之間言聞者謂相去不甚遠所爭毫末爾義與利只是箇公與私也纔出義便以利言也只那計較便是爲有利害若無利害何用計較利害者天下之常情也人皆知趨利而避害聖人則更不論利害惟看義當爲不當爲便是命在其中也

○大凡儒者未敢望深造於道且只得所存正分別善惡識廉恥如此等人多亦須漸好

○趙景平問子罕言利所謂利者何利曰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聖人以義爲利義安處便爲利如釋氏之學皆本於利故便不是

○問邢七久從先生想都無知識後來極狠狠先生曰謂之全無知則不可只是義理不能勝利欲之心便至如此也

○謝湜自蜀之京師過洛而見程子子曰爾將何之曰將試教官子弗答湜曰何如子曰吾嘗買婢欲試之其母怒而弗許曰吾女非可試者也今爾求為人師而試之必為此媼笑也湜遂不行

○先生在講筵不曾請俸諸公遂牒戶部問不支俸錢戶部索前任曆子

起自草萊無前任曆子

曆先生不請其意謂朝廷起我遂令戶部

自為出券曆又不為妻求封范純甫問其故先生曰某當時起自草萊三辭然後受命豈有今日乃為妻求封之理問今人陳乞恩例義當然否人皆以為本分不為害先生曰只為而今士大夫道得箇乞字慣却動不動又是乞也因問陳乞封父祖如何先生曰此事體又別再三請益但云其說甚長待別時說

○漢策賢良猶是人舉之如公孫弘者猶

強起之乃就對至如後世賢良乃自求舉爾若果有曰我心只望廷對欲直言天下事則亦可尚已若志在富貴則得志便驕縱失志則便放曠與悲愁而已

○伊川先生曰人多說某不教人習舉業某何嘗不教人習舉業也人若不習舉業而望及第却是責天理而不修人事但舉業既可以及第即已若更去上面盡力求必得之道是惑也

○問家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脩可以免此伊川先生曰此只是志不勝氣若志勝自無此累家貧親老須用祿仕然得之不得爲有命曰在已固可爲親奈何曰爲已爲親也只是事若不得其如命何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人苟不知命見患難必避遇得喪必動見利必趨其何以爲君子

○或謂科舉事業奪人之功是不然且一

月之中十日為舉業餘日足可為學然人不志此必志于彼故科舉之事不患妨功惟患奪志外書

○橫渠先生曰世祿之榮王者所以錄有功尊有德愛之厚之示恩遇之不窮也為人後者所宜樂職勸功以服勤事任長廉遠利以似述世風而近代公卿子孫方且下比布衣工聲病售有司不知求仕非義而反羞循理為無能不知蔭襲為榮而反以虛名為善繼誠何心哉文集

○不資其力而利其有則能忘人之勢孟

○人多言安於貧賤其實只是計窮力屈才短不能營畫耳若稍動得恐未肯安之須是誠知義理之樂於利欲也乃能語錄下同

○天下事大患只是畏人非笑不養車馬食麓衣惡居貧賤皆恐人非笑不知當生則生當死則死今日萬鍾明日棄之今日

富貴明日饑餓亦不卹惟義所在

食飲不惡其貪饒者怒人其笑不嗾富生

○天不事大患只是畏人非笑不養車馬

畏長焉收美則之樂飲味為也

○人必言其貪其貪其貪其貪其貪其貪

○不貪其貪而除其貪則治急人之

近思錄卷之七終

近思錄卷之八

治體凡二十五條

濂溪先生曰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

下有則家之謂也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

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家難而天下

易家親而天下踈也家人離必起於婦人

故睽次家人以一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

堯所以釐降二女于媯汭舜可禪乎吾茲

試矣是治天下觀于家治家觀身而已矣

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無妄矣無妄則誠焉故無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通書

○明道先生言於神宗曰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逕之中而卒不可與入

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正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惟陛下稽先聖之言察人事之理知堯舜之道備於已及身而誠之推之以及四海則萬世幸甚文集下同

○伊川先生曰當世之務所尤先者有三一曰立志二曰責任三曰求賢今雖納嘉謀陳善筭非君志先立其能聽而用之乎

君欲用之非責任宰輔其孰承而行之乎
君相協心非賢者任職其能施於天下乎
此三者本也制於事者用也三者之中復
以立志爲本所謂立志者至誠一心以道
自任以聖人之訓爲可必信先王之治爲
可必行不狃滯於近規不遷惑於衆口必
期致天下如三代之世也

○比之九五曰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傳
曰人君比天下之道當顯明其比道而已
如誠意以待物恕己以及人發政施仁使
天下蒙其惠澤是人君親比天下之道也
如是天下孰不親比於上若乃暴其小仁
違道干譽欲以求下之比其道亦已狹矣
其能得天下之比乎王者顯明其比道天
下自然來比來者撫之固不煦煦然求比
於物若田之三驅禽之去者從而追來
者則取之也此王道之大所以其民皞皞
而莫知爲之者非惟人君比天下之道

如此大率人之相比莫不然以臣於君言之竭其忠誠致其才力乃顯其比君之道也用之與否在君而已不可阿諛逢迎求其比已也在朋友亦然脩身誠意以待之親已與否在人而已不可巧言令色曲從苟合以求人之比已也於鄉黨親戚於衆人莫不皆然三驅失前禽之義也

易傳
下同

○古之時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位未稱德則君舉而進之士脩其學學至而君求之皆非有預於已也農工商賈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後世自庶士至于公卿日志于尊榮農工商賈日志于富侈億兆之心交驚於利天下紛然如之何其可一也欲其不亂難矣

○泰之九二曰包荒用馮河傳曰人情安肆則政舒緩而法度廢弛庶事無節治之道必有包含荒穢之量則其施爲寬裕

詳密弊革事理而人安之若無含弘之度有忿疾之心則無深遠之慮有暴擾之患深弊未去而近患已生矣故在包荒也自古泰治之世必漸至於衰替蓋由徂習安逸因循而然自非剛斷之君英烈之輔不能挺特奮發以革其弊也故曰用馮河或疑上云包荒則是包含寬容此云用馮河則是奮發改革似相反也不知以含容之量施剛果之用乃聖賢之爲也

○觀盟而不薦有孚顒若傳曰君子居上爲天下之表儀必極其莊敬如始盟之初勿使誠意少散如旣薦之後則天下莫不盡其孚誠顒然瞻仰之矣

○凡天下至於一國一家至於萬事所以不和合者皆由有間也無間則合矣以至天地之生萬物之成皆合而後能遂凡未合者皆有間也若君臣父子親戚朋友之間有離貳怨隙者蓋讒邪間於其間也去

其間隔而合之則無不和且治矣噬嗑者
治天下之大用也

○大畜之六五曰豮豕之牙吉傳曰物有
絃攝事有機會聖人操得其要則視億兆
之心猶一心道之斯行止之則戰故不勞
而治其用若豮豕之牙也豕剛躁之物若
強制其牙則用力勞而不能止若豮去其
勢則牙雖存而剛躁自止君子法豮豕之
義知天下之惡不可以力制也則察其機
持其要塞絕其本原故不假刑法嚴峻而
惡自止也且如止盜民有欲心見利則動
苟不知教而迫於饑寒雖刑殺日施其能
勝億兆利欲之心乎聖人則知所以止之
之道不尚威刑而脩政教使之有農桑之
業知廉恥之道雖賞之不竊矣

○解利西南無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
吉傳曰西南坤方坤之體廣大平易當太
下之難方解人始離艱苦不可復以煩苛

嚴急治之當濟以寬大簡易乃其宜也既
解其難而安平無事矣是無所往也則當
脩復治道正紀綱明法度進復先代明王
之治是來復也謂反正理也自古聖王救
難定亂其始未暇遽為也既安定則為可
久可繼之治自漢以下亂既除則不復有
為姑隨時維持而已故不能成善治蓋不
知來復之義也有攸往夙吉謂尚有當解
之事則早為之乃吉也當解而未盡者不
早去則將復盛事之復生者不早為則將
漸大故夙則吉也

○夫有物必有則父止於慈子止於孝君
止於仁臣止於敬萬物庶事莫不各有其
所得其所則安失其所則悖聖人所以能
使天下順治非能為物作則也惟止之各
於其所而已

○兌說而能貞是以上順天理下應人心
說道之至止至善者也若夫違道以干百

姓之譽者苟說之道違道不順大乎譽非
應人苟取一時之說耳非君子之止道君
子之道其說於民如天地之施感之於心
而說服無斃

○天下之事不進則退無一定之理濟之
終不進而止矣無常止也衰亂至矣蓋其
道已窮極也聖人至此奈何曰唯聖人爲
能通其變於未窮不使至於極也堯舜是
也故有終而無亂

○爲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
其力民力足則生養遂生養遂則教化行
而風俗美故爲政以民力爲重也春秋凡
用民力必書其所興作不時害義固爲罪
也雖時且義必書見勞民爲重事也後之
人君知此義則知慎重於用民力矣然有
用民力之大而不書者爲教之意深矣僖
公脩泮宮復闕宮非不用民力也然而不
書二者復古興廢之大事爲國之先務如

是而用民力乃所當用也人君知此義知
為政之先後輕重矣經說下同

○治身齊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道也建
立治綱分正百職順天時以制事至於創
制立度盡天下之事者治之法也聖人治
天下之道唯此二端而已

○明道先生曰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後
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遺書下同

○為政須要有紀綱文章先有司鄉官讀
法平價謹權量皆不可闕也人各親其親
然後能不獨親其親仲弓曰焉知賢才而
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
一心可以喪邦一心可以興邦只在公私
之間爾

○治道亦有從本而言亦有從事而言從
本而言惟從格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廷
正朝廷以正百官若從事而言不救則已

若須救之必須變大變則大益小變則小益

○唐有天下雖號治平然亦有夷狄之風三綱不正無君臣父子夫婦其原始於太宗也故其後世子弟皆不可使君不君臣不臣故藩鎮不賓權臣跋扈陵夷有五代之亂漢之治過於唐漢太綱正唐萬目舉本朝太綱正萬目亦未盡舉

○教人者養其善心而惡自消治民者導之敬讓而爭自息外書同

○明道先生曰必有開睢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之法度

○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仁不仁耳離是非則生於其心必害於其政豈待乎作之於外哉昔者孟子二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然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

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一事
之失救而正之後之失者將不勝救矣格
其非心使無不正非夫人其孰能之

○橫渠先生曰道千乘之國不及禮樂刑
政而云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言能如是
則法行不能如是則法不徒行禮樂刑政
亦制數而已耳

正蒙
下同

○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
人能使爲邦者喪所以守故放遠之

○橫渠先生答范巽之書曰朝廷以道學
政術爲二事此正自古之可憂者巽之謂
孔孟可作將推其所得而施諸天下耶將
以其所不爲而強施之於天下歟大都君
相以父母天下爲王道不能推父母之心
於百姓謂之王道可乎所謂父母之心非
徒見於言必須視四海之民如己之子設
使四海之內皆爲己之子則講治之術必
不爲秦漢之少恩必不爲五伯之假名巽

之爲朝廷言人不足與適政不足與間能
使吾君愛天下之人如赤子則治德必日
新人之進者必良士帝王之道不必改途
而成學與政不殊心而得矣文集

近思錄卷之八

近思錄卷之九

治法凡二十七條

濂溪先生曰古者聖王制禮法脩教化三
綱正九疇叙百姓大和萬物咸若乃作樂
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故樂聲淡
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
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優柔平
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
配天地古之極也後世禮法不脩政刑苛

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
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
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嗚
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
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
遠矣通書

○明道先生言於朝曰治天下以正風俗
得賢才爲本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及百執
事悉心推訪有德業充備足爲師表者其
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脩者延聘敦遣蔡
於京師俾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
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洒掃應對
以往脩其孝弟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
掖激厲漸摩成就之之道皆有節序其要
在於擇善脩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
可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爲
成德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受其
業擇其學明德尊者爲大學之師次以分

教天下之學擇士入學縣升之州州賓興於大學大學聚而教之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悌有廉恥禮遜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文集

同下

○明道先生論十事一日師傅二日六官

三日經界四日鄉黨五日貢士六日兵役

七日民食八日四民九日山澤脩虞衡之職十

日分數冠昏喪祭車服器用等差其言曰無古今無治

亂如生民之理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後世能盡其道則大治或用其偏則小康此歷代彰灼著明之效也苟或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於今姑欲徇名而遂廢其實此則陋儒之見何足以論治道哉然儻謂今人之情皆已異於古先王之迹不可復於今趣便目前不務高遠則亦恐非大有為之論而未足以濟當今之極弊也

○伊川先生上疏曰三代之時人君必有

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教訓傳傳之德義保
保其身體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
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傳德義之道固
已踈矣保身體之法復無聞焉臣以為傳
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保
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今
既不設保傅之官則此責皆在經筵欲乞
皇帝在宮中言動服食皆使經筵官知之
有翦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

應時諫止

遺書云其嘗進說欲令皇上於一日之中親賢上大夫之時多親

宦官宮人之時少所以
潛養氣質薰陶德性

○伊川先生看詳三學條制云舊制公私
試補蓋無虛月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
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為課有所
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制
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及置待賓吏
師齋立檢察士人行檢等法又云自元豐
後設利誘之法增國學解額至五百人來

者奔湊捨父母之養忘骨肉之愛往來道路旅寓他土人心日偷士風日薄今欲量留一百人餘四百人分在州郡解額窄處自然士人各安鄉土養其孝愛之心息其奔趨流浪之志風俗亦當稍厚又云三舍升補之法皆案文責跡有司之事非庠序育材論秀之道蓋朝廷授法必達乎下長官守法而不得有爲是以事成於下而下得以制其上此後世所以不治也或曰長貳得人則善矣或非其人不如防閑詳密可循守也殊不知先王制法待人而行未聞立不得人之法也苟長貳非人不知教育之道徒守虛文密法果足以成人才乎○明道先生行狀云先生爲澤州晉城令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悌忠信人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僞無所容凡孤寡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

失所行旅出於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諸
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
所讀書親為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為易置
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鄉民為社會為
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耻附錄

○羣王假有廟傳曰群生至眾也而可一
其歸仰人心莫知其鄉也而能致其誠敬
鬼神之不可度也而能致其來格天下羣
合人心揔攝眾志之道非一其至大莫過

於宗廟故王者羣天下之道至於有廟則
羣道之至也祭祀之報本於人心聖人制
禮以成其德耳故豺獭能祭其性然也易傳

○古者成役再期而還今年春暮行明年
夏代者至復留備秋至過十一月而歸又
明年中春遣次成者每秋與冬初兩番成
者皆在疆圉乃今之防秋也經說

○聖人無一事不順天時故至日閉關遺書

同下

○韓信多多益辨，只是分數明。

○伊川先生曰：管轄人亦須有法，徒嚴不濟事。今帥千人能使千人依時及節得飯喫，只如此者亦能有幾人嘗謂軍中夜驚，亞夫堅臥不起，不起善矣。然猶夜驚何也？亦是未盡善。

○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怠，本須是明譜系，收世族立宗子法。丁年有二十

○宗子法壞則人不自知來處，以至流轉四方，徃徃親未絕不相識。今且試以一二巨公之家行之，其術要得拘守得須是。且如唐時立廟院，仍不得分割了，祖業使人主之。

○凡人家法須月為一會，以合族。古人有花樹草家宗會法可取也。每有族人遠來亦一為之，吉凶嫁娶之類更須相與為禮，使骨肉之意常相通，骨肉日踈者只為不

相見情不相接爾

冠昏喪祭禮之大者今人都無理會

獺皆知報本今士大夫家多忽此厚於奉

養而薄於先祖甚不可也其嘗脩六禮大

略家必有廟庶人立廟必有主高祖以上

王式見文集又云今人以影祭或一鬣髮不相似則所祭已足別人不大不便月

朔必薦新薦後時祭用仲月止於高祖旁

之別冬至祭始祖冬至陽之始也始祖厥

廟中正位設下立春祭先祖立春生物之

位合考妣享之季秋祭禴秋

祖而下高祖而上非一人也時也 忌日遷王祭於正寢凡事死之禮

當厚於奉生者人家能存得此等事數件

雖幼者可使漸知禮義

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地美則其

神靈安其子孫盛然則曷謂地之美者土

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乃其驗也而拘忌

者惑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甚者不

以奉先為計而專以利後為慮尤非孝子

安厝之用心也惟五患者不得不慎須使
異日不為道路不為城郭不為溝池不為

貴勢所奪不為耕犁所及一本所謂五患者溝渠道路避

村落遠井
密○文集

○正叔云某家治喪不用浮圖在洛亦有

一二人家化之遺書
下同

○今無宗子故朝廷無世臣若立宗子法

則人知尊祖重本本人既重本則朝廷之勢

自尊古者子弟從父兄今父兄從子弟由

不知本也且如漢高祖欲下沛時只是以

帛書與沛父老其父兄便能率子弟從之

又如相如使蜀亦移書責父老然後子弟

皆聽其命而從之只有一箇尊卑上下之

分然後順從而不亂也若無法以聯屬之

安可且立宗子法亦是天理譬如木必有

從根直上一幹亦必有旁枝又如水雖遠

必有正源亦必有分派處自然之勢也然

又有旁枝達而為幹者故曰古者太子建

國諸侯奪宗云

○邢和叔叙明道先生事云堯舜三代帝王之治所以博大悠遠上下與天地同流者先生固已默而識之至於興造禮樂制度文爲下至行師用兵戰陣之法無所不講皆造其極外之夷狄情狀山川道路之險易邊鄙防戍城寨斥候控帶之要靡不究知其吏事操決文法簿書又皆精密詳練若先生可謂通儒全才矣附錄

○介甫言律是八分書是他見得外書

○橫渠先生曰兵謀師律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其術見三王方策歷代簡書惟志士仁人爲能識其遠者大者素求預備而不敢忽忘文集

○肉辟於今世死刑中取之亦足寬民之死過此當念其散之之久

○呂與叔撰橫渠先生行狀云先生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

界爲急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
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
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爲辭然茲
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
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
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
方與學者議古之法共買田一方畫爲數
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
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
蓄恤患敦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
當今之可行此皆有志未就
○橫渠先生爲雲巖令政事大抵以敦本
善俗爲先每以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
會縣庭親爲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
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行狀
○橫渠先生曰古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
宮有北宮異宮而同財此禮亦可行古人
慮遠目下雖似相踈其實如此乃能久相

親蓋數十百口之家自是飲食衣服難爲
得一又異宮乃密子得伸其私所以避子
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古之人
曲盡人情必也同宮有叔父伯父則爲子
者何以獨厚於其父爲父者又烏得而當
之父于異宮爲命士以上愈貴則愈嚴故
異宮猶今世有逐位非如異居也樂說
○治天下不由井地終無由得平周道止
是均平語錄下同

○井田卒歸於封建乃定

近思錄卷之九終

○伊川答人示奏藁書云觀公之意專以畏亂爲主願欲公以愛民爲先力言百姓饑且死丐朝廷哀憐因懼將爲寇亂可也不惟告君之體當如是事勢亦宜爾公方求財以活人祈之以仁愛則當輕財而重民懼之以利害則將恃財以自保古之時得丘民則得天下後世以兵制民以財聚衆聚財者能守保民者爲迂惟當以誠意感動觀其有不忍之心而已

○明道爲邑及民之事多衆人所謂法所拘者然爲之未嘗大戾於法衆亦不甚駭謂之得伸其志則不可求小補則過今之爲政者遠矣人雖異之不至指爲狂也至謂之狂則大駭矣盡誠爲之不容而後去又何嫌乎

○明道先生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

○伊川先生曰君子觀天水違行之象知

人情有爭訟之道故凡所作事必謀其始
絕訟端於事之始則訟無由生矣謀始之
義廣矣若慎交結明契券之類是也易傳下同
○師之九二為師之主將專則失為下之
道不專則無成功之理故得中為吉凡師
之道威和並至則吉也

○世儒有論魯祀周公以天子禮樂以為
周公能為人臣不能為之功則可用人臣
不得用之禮樂是不知人臣之道也夫居

周公之位則為周公之事由其位而能為
者皆所當為也周公乃盡其職耳

○大有之九三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
克傳曰三當大有之時居諸侯之位有其
富盛必用亨通于天子謂以其有為天子
之有也乃人臣之常義也若小人處之則
專其富有以為私不知公已奉上之道故
曰小人弗克也

○人心所從多所親愛者也常人之情愛

之則見其是惡之則見其非故妻孥之言雖失而多從所憎之言雖善為惡也苟以親愛而隨之則是私情所與豈合正理故隨之初九出門而交則有功也

○隨九五之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傳曰隨以得中為善隨之所防者過也蓋心所說隨則不知其過矣

○坎之六四曰樽酒簋二用缶納約自牖終無咎傳曰此言人臣以忠信善道結於君心必自其所明處乃能入也人心有所蔽有所通通者明處也當就其明處而告之求信則易也故曰納約自牖能如是則雖艱險之時終得無咎也且如君心蔽於荒樂唯其蔽也故爾雖力詆其荒樂之非如其不省何必於所不蔽之事推而及之則能悟其心矣自古能諫其君者未有不自其所明者也故訐直強勁者率多取忤而溫厚明辨者其說多行非唯告於君者

如此爲教者亦然夫教必就人之所長所長者心之所明也從其心之所明而入然後推及其餘孟子所謂成德達才是也

○恒之初六曰浚恒貞凶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傳曰初六居下而四爲正應四以剛居高又爲二二三所隔應初之志異乎常矣而初乃求望之深是知常而不知變也世之責望故素而至悔咎者皆浚恒者也

○遯之九三曰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傳曰係戀之私恩懷小人女子之道也故以畜養臣妾則吉然君子之待小人亦不如是也

○睽之象曰君子以同而異傳曰聖賢之處世在人理之常莫不大同於世俗所同者則有時而獨異不能大同者亂常拂理之人也不能獨異者隨俗習非之人也要在同而能異耳

○睽之初九當睽之時雖同德者相與然小人乖異者至衆若棄絕之不幾盡天下以仇君子乎如此則失含弘之義致凶咎之道也又安能化不善而使之合乎故必見惡人則無咎也古之聖王所以能化姦凶爲善良革仇敵爲臣民者由弗絕也

○睽之九二當睽之時君心未合賢臣在下竭力盡誠期使之信合而已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義理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如是宛轉以求其合也遇非枉道逢迎也巷非邪僻由徑也故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損之九二曰弗損益之傳曰不自損其剛貞則能益其上乃益之也若失其剛貞而用柔說適足以損之而已世之愚者有雖無邪心而惟知竭力順上爲忠者蓋不知弗損益之之義也

○益之初九曰利用爲大作元吉無咎象

曰元吉無咎下不厚事也傳曰在下者本不當處厚事厚事重大之事也以爲在上所任所以當大事必能濟大事而致元吉乃爲無咎能致元吉則在上者任之爲知人巳當之爲勝任不然則上下皆有咎也○革而無甚益猶可悔也况反害乎古人所以重改作也

○漸之九二曰利禦寇傳曰君子之與小人比也自守以正豈唯君子自完其巳而已乎亦使小人得不陷於非義是以順道相保禦止其惡也

○旅之初六曰旅瑣瑣斯其所取災傳曰志卑之人既處旅困鄙猥瑣細無所不至乃其所以致悔辱取災咎也

○在旅而過剛自高致困災之道也

○兌之上六曰引兌象曰未光也傳曰說既極矣又引而長之雖說之之心不已而事理已過實無所說事之盛則有光輝既

極而強引之長其無意味甚矣豈有光也
○中孚之象曰君子以議獄緩死傳曰君
子之於議獄盡其忠而已於決死極於側
而已天下之事無所不盡其忠而議獄緩
死最其大者也

○事有時而當過所以從宜然豈可甚過
也如過恭過哀過敬太過則不可所以小
過為順乎宜也能順乎宜所以大吉

○防小人之道正己為先

○周公至公不私進退以道無利欲之蔽
其處已也夔夔然存恭畏之心其存誠也
蕩蕩焉無顧慮之意所以雖在危疑之地
而不失其聖也詩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

經說
下同

○採察求訪使臣之大務

○明道先生與兵師禮談介甫之學錯處
謂師禮曰為我盡達諸介甫我亦未敢自
以為是如有說願往復此天下公理無彼

我果能明辨不有益于介甫則必有益于

我遺書
下同

○天祺在司竹常愛用一卒長及將代自見其人盜筍皮遂治之無少貸罪已正待之復如初略不介意其德量如此

○因論口將言而囁嚅云若合開口時要他頭也須開口如荆軻於樊於期須是聽其口也

厲

○須是就事上學盡振民育德然有所知後方能如此何必讀書然後為學

○先生見一學者忤迫問其故曰欲了幾處人事曰某非不欲周旋人事者曷嘗似賢急迫

○安定之門人往往知稽古愛民矣則於為政也何有

○門人有曰吾與人居視其有過而不告則於心有所不安告之而人不受則奈何曰與之處而不告其過非忠也要使誠意

之交通在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矣
又曰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
於人有益而在我者無自辱矣

○職事不可以巧免

○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此理最好矣

○克勤小物最難

○欲當大任須是篤實

○凡爲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

○居今之時不安今之法令非義也若論
爲治不爲則已如復爲之須於今之法度
內處得其當方爲合義若須更改而後爲
則何義之有

○今之監司多不與州縣一體監司專欲
伺察州縣專欲掩蔽不若推誠心與之共
治有所不逮可教者教之可督者督之至
于不聽擇其甚者去一二使足以警衆可
也

○伊川先生曰人惡多事或人憫之世事

雖多盡是人事人事不教人做更責誰做
○感慨殺身者易從容就義者難

○人或勸先生以加禮近貴先生曰何不
見責以盡禮而責之以加禮禮盡則已豈
有加也

○或問簿佐令者也簿所欲爲令或不從
奈何曰當以誠意動之今令與簿不和只
是爭私意令是邑之長若能以事父兄之
道事之過則歸已善則唯恐不歸於令積
此誠意豈有不動得人

○問人於議論多欲直已無含容之氣是
氣不平否曰固是氣不平亦是量狹人量
隨識長亦有人識高而量小長者是識實
未至也大凡別事人都強得惟識量不可
強今人有斗筲之量有釜斛之量有鐘鼎
之量有江河之量江河之量亦大矣然有
涯有涯亦有時而滿惟天地之量則無滿
故聖人者天地之量也聖人之量道也常

人之有量者天資也天資有量須有限太
抵六尺之軀力量只如此雖欲不滿不可
得也如鄧艾位三公年七十處得甚好及
因下蜀有功便動了謝安聞謝玄破苻堅
對客圍碁報至不喜及歸折屐齒強終不
得也更如人大醉後益恭謹者只益恭便
是動了雖與放肆者不同其為酒所動一
也又如貴公子位益高益卑謙只卑謙便
是動了雖與驕傲者不同其為位所動一
也然惟知道者量自然宏大不勉強而成
今人有所見卑下者無他亦是識量不足
也
○人纔有意於為公便是私心昔有人典
選其子弟係磨勘皆不為理此乃是私心
人多言古時用直不避嫌得後世用此不
得自是無人豈是無時
因言少師典舉
明道薦才事
○君實嘗問先生云欲除一人給事中誰
可為者先生曰初若泛論人才却可今既

如此願雖有其人何可言君實曰出於公
口入於光耳又何害先生終不言

○先生云韓持國服義最不可得一日願
與持國范夷叟泛舟于潁昌西湖須臾客
將云有一官員上書謁見大資願將謂有
甚急切公事乃是求知已願云大資居位
却不求人乃使人倒來求已是甚道理夷
叟云只爲正叔太執求薦章常事也願云
不然只爲曾有不求者不與來求者與之
遂致人如此持國便服

○先生因言今日供職只第一件便做他
底不得吏人押申轉運司狀願不曾簽國
子監自係臺省臺省係朝廷官外司有事
合行申狀豈有臺省倒申外司之理只爲
從前人只計較利害不計較事體直得恁
地須看聖人欲正名處見得道名不正時
便至禮樂不興是自然住不得

○學者不可不通世務天下事譬如一家

非我為則彼為非甲為則乙為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思慮當在事外外書

同下

○聖人之責人也常緩便見只欲事正無顯人過惡之意

○伊川先生云今之守令唯制民之產一事不得為其他在法度中甚有可為者患人不為耳

○明道先生作縣凡坐處皆書視民如傷

四字常曰顓常愧此四字

○伊川每見人論前輩之短則曰汝輩且取他長處

○劉安禮云王荆公執政議法改令言者攻之甚力明道先生嘗被旨赴中堂議事荆公方怒言者厲色待之先生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荆公為之媿屈附錄下同

○劉安禮問臨民明道先生曰使民各得

輸其情問御史曰正已以格物

○橫渠先生曰凡人為上則易為下則難然不能為下亦未能使下不盡其情偽也大抵使人常在其前已嘗為之則能使人

文集

○坎維心亨故行有尚外雖積險苟處之心亨不疑則雖難必濟而往有功也今水臨萬仞之山要下即下無復疑滯之在前惟知有義理而已則復何回避所以心通

易說
下同

○人所以不能行已者於其所難者則惰其異俗者雖易而羞縮惟心弘則不顧人之非笑所趨義理耳視天下莫能移其道然為之人亦未必怪正以在已者義理不勝情與羞縮之病消則有長不消則病常在意思齷齪無由作事在古氣節之士冒死以有為於義未必中然非有志繫者莫能况吾於義理已明何為不為

○姤初六羸豕孚蹢躅豕方羸時力未能動然至誠在於蹢躅得伸則伸矣如李德裕處置閹宦徒知其帖息威伏而忽於志不忘逞照察少不至則失其幾也

○人教小童亦可取益絀已不出入一益也授人數數已亦了此文義二益也對之必正衣冠尊瞻視三益也常以因已而壞人之才為憂則不敢墮四益也

語錄

近思錄卷之十終

近思錄卷之十一

教學凡二十一條

濂溪先生曰剛善為義為直為斷為嚴毅為幹固惡為猛為隘為強梁柔善為慈為順為巽惡為懦弱為無斷為邪佞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

通書

○伊川先生曰古人生字能食能言而教

之大學之法以豫爲先人之效也知患未
有所主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雖未
曉知且當薰聒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
固有之雖以他言惑之不能入也若爲之
不豫及乎稍長私意偏好生於內衆口辯
言鑠於外欲其純完不可得也

文集

○觀之上九曰觀其生君子無咎象曰觀
其生志未平也傳曰君子雖不在位然以
人觀其德用爲儀法故當自慎省觀其所

生常不失於君子則人不失所望而化之
矣不可不在於位故安然放意無所事

也易傳

○聖人之道如天然與衆人之識甚殊邈
也門人弟子既親炙而後益知其高遠既
若小可以及則趨望之心怠矣故聖人之
教常俯而就之事上臨喪不敢不勉君子
之常行不困於酒尤其近也而以已處之
者不獨使夫資之下者勉思企及而才之

高者亦不敢易乎近矣

經說

○明道先生曰憂子弟之輕俊者只教以經學念書不得令作文字子弟凡百玩好皆奪志至於書札於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著亦自喪志如王虞顏柳輩誠為好人則有之曾見有善書者知道否平生精力一用於此非惟徒廢時日於道便有妨處足知喪志也

遺書下同

○胡安定在湖州置治道齋學者有欲明

事

○先傳後倦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是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

○伊川先生曰說書必非古意轉使人薄學者須是潛心積慮優游涵養使之自得今日日說書只是教得薄至如漢時說下帷講誦猶未必說書

○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擇其才

通思錄上 四
可教者聚之不肖者復之農畝蓋士農不
易業既入學則不治農然後士農判在學
之養若士大夫之子則不慮無養雖庶人
之子既入學則亦必有養古之士者自十
五入學至四十方仕中間自有二十五年
學又無利可趨則所志可知須去趨善便
自此成德後之人自童稚間已有汲汲趨
利之意何由得向善故古人必使四十而
仕然後志定只營衣食却無害惟利祿之

誘最害人

人有養便方
定志於學

○天下有多少才只爲道不明於天下故
不得有所成就且古者興於詩立於禮成
於樂如今人怎生會得古人於詩如今人
歌曲一般雖閭巷童稚皆習聞其說而曉
其義故能興起於詩後世老師宿儒尚不
能曉其義怎生責得學者是不得興於詩
也古禮既廢人倫不明以至治家皆無法
度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有歌詠以養其

性情聲音以養其耳目，舞蹈以養其血脈，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

○孔子教人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蓋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固；待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學者須是深思之思，而不得然後爲他說，便好。初學者須是且爲他說，不然非獨他不曉，亦止人好問之心也。

○橫渠先生曰：恭敬搏節退讓以明禮，仁之至也；愛道之極也。已不勉明，則人無從倡道，無從弘教，無從成矣。

○學記曰：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人未安之，又進之，未喻之，又告之，徒使人生此節目，不盡材，不顧安，不由誠，皆是施之妄也。教人至難，必盡人之材，乃不誤人觀，可及處，然後告之。聖人之教，直若庖丁之解牛，皆知其隙，刃投餘地，無全牛矣。人之才足以有爲，但以其不

由於誠則不盡其才若曰勉率而為之則

豈有由誠哉

橫渠禮記說下同

○古之小兒便能敬事長者與之提攜則

兩手奉長者之手問之掩口而對蓋稍不

敬事便不忠信故教小兒且先安詳恭敬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

唯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非惟君心至於

朋游學者之際彼雖議論異同未欲深較

惟整理其心使歸之正豈小補哉

橫渠子孟

近思錄卷之十二

警戒凡三十三條

濂溪先生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

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已心醫寧滅其

身而無悟也噫

通書

○伊川先生曰德善日積則福祿日臻德

踰於祿則雖盛而非滿自古隆盛未有不

失道而喪敗者

易傳

○人之於豫樂心說之故遲遲遂至於耽

作諱

戀不能已也豫之六二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其去之速不俟終日故貞正而吉也處豫不可安且久也久則溺矣如二可謂見幾而作者也蓋中正故其守堅而能辯之早去之速也

○人君致危亡之道非一而以豫為多

○聖人為戒必於方盛之時方其盛而不
知戒故狃安富則驕侈生樂舒肆則綱紀壞忘禍亂則釁孽萌是以浸淫不知亂之至也

○復之六三以陰躁處動之極復之頻數而不能固者也復貴安固頻復頻失不安於復也復善而屢失危之道也聖人開遷善之道與其復而危其屢失故云厲無咎不可以頻失而戒其復也頻失則為危屢復何咎過在失而不在復也

劉賈夫曰頻復

○睽極則睚戾而難合剛極則踈暴而不

詳明極則過察而多疑睽之上九有六三
之正應實不孤而其才性如此自睽孤也
如人雖有親黨而多自疑猜妄生乖離雖
處骨肉親黨之間而常孤獨也

○解之六三曰負且乘致寇至貞吝傳曰
小人而竊盛位雖勉爲正事而氣質卑下
本非在上之物終可吝也若能大正則如
何曰大正非陰柔所能也若能之則是化
爲君子矣

○益之上九曰莫益之或擊之傳曰理者
天下之至公利者衆人所同欲苟公其心
不失其正理則與衆同利無侵於人人亦
欲與之若切於好利蔽於自私求自益以
損於人則人亦與之力爭故莫肯益之而
有擊奪之者矣

○艮之九三曰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傳
曰夫止道貴乎得宜行止不能以時而定
於一其堅強如此則處世乖戾與物睽絕

其危甚矣人之固止一隅而舉世莫與宜者則艱蹇忿畏焚撓其中豈有安裕之理厲薰心謂不安之勢薰爍其中也

○大率以說而動安有不失正者

○男女有尊卑之序夫婦有倡隨之理此常理也若徇情肆欲唯說是動男牽欲而失其剛婦狃說而忘其順則凶而無所利矣

○雖舜之聖且畏巧言令色說之惑人易入而可懼也如此

○治水天下之大任也非其至公之心能捨已從人盡天下之議則不能成其功豈方命圮族者所能乎鯀雖九年而功弗成然其所治固非他人所及也惟其功有叙故其自任益強嗚戾圮類益甚公議隔而人心離矣是其惡益顯而功卒不可成也

經說
下同

○君子敬以直內微生高所枉雖小而害

則大

○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

○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傷於忍

○明道先生曰富貴驕人固不善學問驕人害亦不細遺書下同

○人以料事爲明便駸駸入逆詐億不信去也

○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却不要好苟得外面物好時

却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却已先不好了也

○人於天理昏者是只爲嗜欲亂著他莊子言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此言却最是

○伊川先生曰閱機事之久機心必生蓋方其閱時心必喜既喜則如種下種子

○疑病者未有事至時先有疑端在心周羅事者先有周事之端在心皆病也

○較事大小其弊爲枉尺直尋之病

○小人小丈夫不合了他本不是惡
○雖公天下事若用私意爲之便是私
○做官奪人志
○驕是氣盈吝是氣歉人若吝時於財上亦不足於事上亦不足凡百事皆不足必有歉歉之色也

○未知道者如醉人方其醉時無所不至及其醒也莫不愧恥人之未知道者自視以爲無缺及既知學友思前日所爲則駭且懼矣

○邢七云一日二點檢明道先生曰可哀也哉其餘時理會甚事蓋做三省之說錯了可見不曾用功又多逐人面上說一般話明道責之邢曰無可說明道曰無可說便不得不說

○橫渠先生曰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歎爲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間燕遊之樂爾正蒙

○鄭衛之音悲哀令人意思留連又生意情之意從而致驕淫之心雖珍玩奇貨其始感人也亦不如是切從而生無限嗜好故孔子曰必放之亦是聖人經歷過但聖人能不為物所移耳

橫渠禮樂說

○孟子言及經者特於鄉原之後者以鄉原大者不先立心中初無作惟是左右看順人情不欲違一生如此

橫渠孟子子說

近思錄卷之十二終

近思錄卷之十三

異端凡十四條

明道先生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甚於楊墨楊氏為我疑於仁墨氏兼愛疑於義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只闢揚墨為其惑世之甚也佛老其言近理又非揚墨之比此所以為害尤甚楊墨之害亦經孟子闢之所以廓如也

遺書下同

○伊川先生曰儒者潛心正道不容有差

其始甚微其終則不可救如師也過商也
不及於聖人中道師只是過於厚此商只
是不及此然而厚則漸至於兼愛不及則
便至於爲我其過不及同出於儒者其未
遂至楊墨至如楊墨亦未至於無父無君
孟子推之便至於此蓋其差必至於是也
○明道先生曰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
是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卽父子而父
子在所親卽君臣而君臣在所嚴以至爲
夫婦爲長幼爲朋友無所爲而非道此道
所以不可須臾離也然則毀人倫去四大
者其分於道也遠矣故君子之於天下也
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若有適有莫則
於道爲有間非天地之全也彼釋氏之學
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矣義以方外則未之
有也故滯固者入於枯槁疏通者歸於恣
肆此佛之教所以爲隘也吾道則不然率
性而已斯理也聖人於易備言之

又云佛
有一箇

覺之理可以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

○釋氏本怖死生為利豈是公道唯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元不相連屬但有間斷非道也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彼所謂識心見性是也若存心養性一段事則無矣彼固曰出家獨善便於道體自不足或曰釋氏地獄之類皆是為下根之人設此怖令為善先生曰至誠貫天地人尚有不化豈有立偽教而人可化以上明道語

○學者於釋氏之說直須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其中矣顏淵問為邦孔子既告之以二帝三王之事而復戒以放鄭聲遠佞人曰鄭聲淫佞人殆彼佞人者是他一邊佞耳然而於已則危只是能使人移故危也至於禹之言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巧言令色直消言畏只是須著如此戒慎猶恐不免釋氏之學更不消言

常戒到自家自信後便不能亂得。所以謂萬物一體者皆有此理，只爲從那裏來，生生之謂易，生則一時生，皆完此理。人則能推物，則氣昏，推不得，不可道他物不與有也。人只爲自私，將自家軀殼上頭起意，故看得道理小了他底。放這身來，都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釋氏以不知此去他身上起意思，奈何那身不得，故却厭惡要得去，盡根塵爲心源不定。故要得如枯木死灰，然沒此理，要有此理，除是死也。釋氏其實是愛身，放不得，故說許多譬如負版之蟲，已載不起，猶自更取物在身，又如抱石投河，以其重愈沈，終不道放下石頭，惟嫌重也。

○人有語導氣者，問先生曰：君亦有術乎？曰：吾嘗夏葛而冬裘，饑食而渴飲，節嗜欲，定心氣，如斯而已矣。

○佛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安得謂

形而上者與聖人同乎

○釋氏之說若欲窮其說而去取之則其說未能窮固已化而爲佛矣只且於迹上考之其設教如是則其心果如何固難爲取其心不取其跡有是心則有是迹王通言心跡之判便是亂說故不若且於迹上斷定不與聖人合其言有合處則吾道固已有不合者固所不取如是立定却省易

○問神仙之說有諸曰若說白日飛昇之類則無若言居山林間保形鍊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譬如一鑪火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則難過有此理也又問揚子言聖人不師仙術異也聖人能爲此等事否曰此是天地間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使聖人肯爲周孔爲之矣

○謝顯道歷舉佛說與吾儒同處問伊川先生先生曰恁地同處雖多只是本領不

是外一齊差却書

○橫渠先生曰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天用反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為幻妄蔽其用於一身之小溺其志於虛空之大此所以語大語小流遁失中其過於大也塵芥六合其蔽於小也夢幻人世謂之窮理可乎不知窮理而謂之盡性可乎謂之無不知可乎塵芥六合謂天地為有窮也夢幻人世明不能究其所從也正蒙

能究其所從也下同

○太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

○浮圖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可謂知鬼乎以人生為妄可謂知入乎天人一物轉生取舍可謂知天乎孔孟所謂天彼所謂道惑者指遊魂為變為輪迴未之思也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圖極論要歸必謂死生流轉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悟則

有義有命均死生一惟一自其說熾傳
知晝夜一通陰陽體之無一
中國儒者未容窺聖學門牆已爲引取淪
胥其間指爲大道乃其俗達之天下致善
惡知愚男女臧獲人人著信使英才間氣
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崇尚
之言遂冥然被驅因謂聖人可不脩而至
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
必求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
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
忽德所以亂異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僞
下無學以稽其弊自古詖淫邪遁之辭翕
然並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千五百年自
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何
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哉

近思錄卷之十二終

近思錄卷之十四

聖賢凡二十六條

明道先生曰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
 便別孟子言性之及之自古無人如此說
 只孟子分別出來便知得堯舜是生而知
 之湯武是學而能之文王之德則似堯舜
 禹之德則似湯武要之皆是聖人遺書下同
 ○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
 盡見仲尼無所不包顏子亦不違如愚之

學於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
孟子則露其材蓋亦時然而已仲尼天地
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
象也觀其言皆可見之矣仲尼無跡顏子
微有跡孟子其跡著孔子儘是明快人顏
子儘豈弟子孟子儘雄辯

○曾子傳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
其不至聖人如言吾得止而斃且休理會
文字只看他氣象極好被他所見處大後
人雖有好言語被氣象卑終不類道

○傳經爲難如聖人之後纔百年傳之已
差聖人之學若非子思孟子則幾乎息矣
道何嘗息只是人不由之道非下也幽厲
不由也

○荀卿才高其過多揚雄才短其過少

○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
子雖少過然已自不識性更說甚道

○董仲舒曰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

計其功此董子所以度越諸公

○漢儒如毛萇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然見道不甚分明下此卽至揚雄規模又窄狹矣

○林希謂揚雄爲祿隱揚雄後人只爲見他著書便須要做他是怎生做得是

○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王者如天地之無私心焉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爲孔明必求有成而取劉璋聖人寧無成耳此不可爲也若劉表子琮將爲曹公所并取而興劉氏可也

○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

○孔明庶幾禮樂

○文中子本是一隱君子世人往往得其議論附會成書其間極有格言苟揚道不到處

○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病然自孟子而後能將諸大見識尋

求者才見此人至如斷曰孟亦醇乎醇又
曰荀與揚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不
是他見得豈千餘年後便能斷得如此分
明孟子會如書其間亦於言皆思而不
○學本是脩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却倒
學了因學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如曰
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
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
不知言所傳者何事

○周茂叔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其爲政

精密嚴恕務盡道理

通書
附錄

○伊川先生撰明道先生行狀曰先生資
稟既異而克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
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
孝悌通於神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
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胸懷
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
無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先生行

已內王於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諸已
不欲弗施於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
而動有常先生爲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
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
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
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明於庶
物察於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悌窮
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辨異端似是之非開
百代未明之感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
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爲已
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
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
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
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
周遍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
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
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
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污濁雖高才

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藜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其辨析精微，稍見於世者，學者之所傳耳。先生之門學者多矣。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羣飲於河，各克其量。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洒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捨近而趨遠，處下而闕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先生接物辨而不間，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僞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覲德者心醉。雖小人以趨向之異，顧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先生爲君子也。先生爲政治惡，以寬處煩，而裕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衆爲應文，逃責之事。人皆病於拘礙，而先生處之綽然。衆憂

以爲甚難而先生爲之沛然雖當倉卒不
動聲色方監司競爲嚴急之時其待先生
率皆寬厚設施之際有所賴焉先生所爲
綱條法度人可效而爲也至其道之而從
動之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信
則人不可及也附錄

○明道先生曰周茂叔窓前草不除去問
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子厚觀驢鳴亦謂如此○遺書下同

○張子厚聞生皇子喜甚見餓芋者食便
不美不美

○伯淳嘗與子厚在興國寺講論終日而
曰不知舊日曾有甚人於此處講此事

○謝顯道云明道先生坐如泥塑人接入
則渾是一團和氣外書下同

○侯師聖云朱公揆見明道于汝歸謂人
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游楊初見
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覺顧謂
曰賢輩尚在此乎日既晚且休矣及出門

門外之雪深一尺

○劉安禮云明道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氣益於面背樂易多恕終日怡悅立之從先生三十年未嘗見其忿厲之容

附錄下同

○呂與叔撰明道先生哀詞云先生負特立之才知大學之要博文強識躬行力究察倫明物極其所止渙然心釋洞見道體其造於約也雖事變之感不一知應以是心而不窮雖天下之理至衆知反之吾身而自足其致於一也異端並立而不能移聖人復起而不與易其養之成也和氣充浹見于聲容然望之崇深不可慢也遇事優爲從容不迫然誠心懇惻弗之措也其自任之重也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寧以一物不被澤爲已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爲已功其自信之篤也吾志可行不苟潔其去就吾義所安雖小官有所不屑

○呂與叔撰橫渠先生行狀云康定用兵時先生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公知其遠器欲成就之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雖愛之猶以爲未足於是又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嘉祐初見程伯淳正叔于京師共語道學之要先生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

尹彥明云橫渠昔在京師坐虎皮說周易聽徒甚衆一夕二程先生至論易次日橫渠微去虎皮曰吾平日爲諸公說者皆亂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及汝輩

可師晚自崇文移疾西歸橫渠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聞者莫不動心有進嘗謂門人曰吾學旣得於心則脩其辭命辭無差然

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
豫而已矣先生氣質剛毅德成貌嚴然與
人居久而日親其治家接物太要正已以
感人未之信反躬自治不以語人雖有
未諭安行而無悔故識與不識聞風而畏
非其義也不敢以一毫及之

○橫渠先生曰二程從十四五時便脫然

欲學聖人語錄

近思錄卷之十四終

近思錄後序

淳熙乙未之夏東萊呂伯恭來自東陽
過予寒泉精舍留止旬日相與讀周子
程子張子之書歎其廣大闕博若無津
涯而懼夫初學者不知所入也因共掇
取其關於大體而切於日用者以為此
編總六百二十二條分十四卷蓋凡學
者所以求端用力處已治人之要與所
以夫辨異端觀聖賢之大略皆粗見其

梗槩以爲窮鄉晚進有志於學而無明
師良友以先後之者誠得此而玩心焉
亦足以得其門而入矣如此然後求諸
四君子之全書沈潛反復優柔厭飫以
致其博而反諸約焉則其宗廟之美百
官之富庶乎其有以盡得之若憚煩勞
安簡便以爲取足於此而可則非今日
所以纂集此書之意也五月五日朱熹
謹識

近思錄後序

近思錄旣成或疑首卷陰陽變化性命
之說大抵非始學者之事祖謙竊嘗與
聞次緝之意後出晚進於義理之本原
雖未容驟語苟茫然不識其梗槩則亦
何所底止列之篇端特使之知其名義
有所嚮望而已至於餘卷所載講學之
方日用躬行之實具有科級循是而進
自卑升高自近及遠庶幾不失纂集之

